

俗文學的守護者：江尚文

邱各容 ◎ 靜宜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兼任講師

◆ 前言

江尚文，號肖梅，字質軒。1898年12月10日生於竹塹西門，1966年1月28日病逝日本大阪，享年68歲。

江尚文9歲進新竹公學校就讀，1913年3月畢業後，進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師範部就讀，1917年3月自師範部畢業，先後任教於新竹（1917）、新埔（1919）、香山（1921）、新竹第一（1928）、住吉（1933）等公學校。

戰後，1946年8月被派任為新竹市政府督學，次年1月，入臺灣省訓練團地方教育行政班受訓三個月。1950年11月，新竹縣市劃分後，繼任為新竹縣政府督學，1963年7月，自新竹縣政府督學退休。

江尚文早年的名字知道的恐怕不多，反倒以雅號「肖梅」行世。這位跨越兩代的文化界聞人，在王昶雄心目中是位「耿介拔俗的教育家」，也是「別具隻眼的民間文學家」。



作品種類繁多，舉凡劇本、小說、文集、童謎、傳統詩、白話詩等散見於《台南新報》、《人人》、《臺灣新聞》、《臺灣民報》、《臺灣教育》、《民俗臺灣》等報章雜誌。

著有《質軒墨滴》（詩文集）、《包公案》、《諸葛孔明》（譯作）、《臺灣民間故事》（三集·編著）、《世界民間故事》（二集·編著）、《臺灣民間故事春夏秋冬》（四集·編著）等書。

◆ 根底深厚的漢文基礎

江肖梅自幼在書塾讀漢籍，他的父親江茂松和伯父江德新就是他的啓蒙老師。入公學校就讀，一面唸日文，一面隨漢文老師張麟書習漢文，受過張麟書有關聲韻、訓詁、考據、義理等的嚴格薰陶，讓他紮下深厚的「漢文基礎」。

他雖然認為白話文是文學創作必然走出的形式，但是對古文也不可偏廢。這樣的認知是中庸的，沒有經過古文的訓練，要寫好白話文也不簡單。就這點而言，已故的蘇尚耀（蘇樺）也曾經提出同樣的見解。他認為在中國古典文籍中，有很多適合改寫給兒童閱讀的作品，但是必須具備古典文學的基礎。

江肖梅出入文史之間，才氣縱橫。既擅漢詩，又長白話詩，往往自成一家，享譽杏壇。任



教新竹公學校期間（1917），參加「亂彈會」（詩文研究會）；任教新埔公學校時，曾於《臺灣教育》雜誌發表漢詩及文言文；任教香山公學校時，曾參加竹社與青蓮詩社，與同窗協力創辦「鐸聲」雜誌，研究和歌、俳句、自由詩與漢詩。除外，先後在《臺南新報》發表俳句，在《臺灣新聞》陸續發表小說、劇本；並開始編輯兒童文集。

截至1941年轉職，江肖梅共在公學校服務25年間，正是臺灣社會轉型、文化經濟最發展時期，所以他能充分在臺灣文藝界發揮其所長。他以臺、漢、日文三通，運用自如發表無數作品。他始終浸淫在漢學世界，優游在中日文學之間，無怪乎王昶雄在悼念文章中，稱揚他是兼擅中日文學的「通人」。他彷彿「今之古人」，是位治中日文學、民間故事、民俗掌故於一爐的「散人」。易言之，在王昶雄的心目中，江肖梅不僅是「專家」，也是「通家」。

◆ 兼擅純文學與俗文學

純文學與俗文學被人稱為兩道文藝風景線，這兩道所謂的文藝風景線，是相容的，不是相斥的。民間文學又稱俗文學，兒童文學是純文學。有人說，民間文學是兒童文學之母，德國的格林兄弟，丹麥的安徒生，都是從民間文學轉入兒童文學的。至於江肖梅的問學路徑，據王昶雄認為是「由純文學始而後兼及通俗文學」。雖然方式不一，卻可證明純文學與俗文學是相容而非相斥。

在治通俗文學時，兼治「純」與「俗」，這不僅可以互為參照，而且應能彌合某些人為的縫隙，這也是日本作家菊池寬曾經走過的路線。不過，江老始終吝於打破陳規，一味取向勸善懲惡型的民間通俗路線，……

正因為如此，臺灣俗文學泰斗婁子匡在悼念文章中，稱揚江肖梅是「臺灣風土守護人」或稱「俗文學的守護人」。

民間文學就是流行在民間的俗文學，它是以全民為主的集體口頭創作，以便於口頭講唱、口頭傳播為創作原則，採用民間傳統的表現方式，風格純樸簡約，富有濃厚的鄉土氣息。口頭性、集體性、變異性、傳承性是其四大基本特徵。

民間文學的主要體裁包括神話、民間傳說、民間故事、民間歌謠、童話、童謠、諺語、謎語等。這些民間文學在漫長歲月的流傳過程中，它緊密的伴隨全民的社會生活，不斷改變、分化、增衍，往往使同一素材常常因時因地而有不同的形式呈現，但也有經由文人的紀錄而定型。

左手純文學，右手俗文學的江肖梅是箇中高手。既用漢文發表白話詩，也用日文寫小說，終戰前還在《民俗臺灣》發表許多民俗掌故、隱語、神籤、燈謎、兒童故事等與臺灣風土有關的文章。

◆ 江肖梅與《臺灣藝術》

江肖梅最為人稱道的是他和《臺灣藝術》的關係。1940年臺灣出現一份歷史性的綜合文藝

雜誌——《臺灣藝術》。這份日本殖民統治末期出刊的《臺灣藝術》雜誌，社長黃宗葵。1941年6月，《臺灣藝術》社長黃宗葵在蘇維焜介紹下拜訪江肖梅後，江肖梅受聘為該雜誌編輯長。受聘之前，該雜誌每期發行量約4,000冊左右，但卻有為數不少的退刊，基本上，發行量既少，退刊又多。受聘之後，遂改弦易轍，他以日本的暢銷雜誌《文藝春秋》為例，認為藝術不該只限於純文藝，也應該涵蓋政治經濟等文化部門，因此，《臺灣藝術》的編輯方針便採取廣泛的文化路線，並規劃經常在全島各主要都市的分社舉行座談會，藉以充實雜誌內容。

江肖梅擔任《臺灣藝術》編輯長期間，先後舉行過十幾次座談會，配合當局政策，強調本土化的雙管齊下策略，不但使原本呆版的內容獲得改進，而且邁向雅俗共賞，故而業務蒸蒸日上，《臺灣藝術》雜誌發行量激增，每月高達四萬份之譜，與創刊之初的四千份相較，真是天壤之別。難怪張良澤和河原功兩位臺日教授一致推崇「這是臺灣文藝刊物前所未有的發行量」。

江肖梅在編輯長任內，對雜誌內容分外重視。除開舊詩、新詩、日本短歌、小說、劇本之外，還擴及中外古典文學名著、臺島南北的俗諺、各地民間故事等。從雜誌發行量的激增，到雜誌內容的更新，足見江肖梅對《臺灣藝術》用力之深，使得該雜誌能夠在日本殖民統治末期艱困的情況下，面對著皇民化的壓力，依然可以屹立不搖，一方面顯示著江肖梅過人的編輯長才，一方面證明了有用的人擺對了有用的位子。

秉持崇高的理想，是《臺灣藝術》雜誌的特色，也發揮了深遠的影響力。就因為江肖梅的積極投入，就因為江肖梅盡情發揮他的編輯長才，專攻臺灣文學的日本教授河原功表示：「這本雜誌是引導我對臺灣文學熱愛的橋樑。」

當臺灣總督府在殖民統治末期推行皇民化，加強對思想領域、雜誌用紙限制配給、強化檢閱雷厲風行的環境下，《臺灣藝術》更名為《新大眾》，直到宣告停刊為止，儘管歷史的浪花無情，儘管刊物的存廢無常，但是，江肖梅與《臺灣藝術》卻在關鍵時刻（年代）的關鍵角色，雙雙永遠寫入歷史。

由編輯長升任主筆的江肖梅，在主筆任內，將家喻戶曉的通俗小說《包公案》及《諸葛孔明》由中文翻譯成日文，一般咸信此為擴大俗文學範疇的大譯作。其中《包公案》一書，自1943年11月發行初版以迄1944年3月止，不到半年就發行三版，足見該書受讀者歡迎程度之一般。可讀性高，每段文字都參考相關資料是該書最大的特色。

江肖梅在主編《臺灣藝術》期間，曾於該雜誌3卷7期刊載3首具有表現臺灣地方特色的童謠，童謠內容與榕樹、木瓜、爆竹有關，這三位童謠作者分別是詹春光（卓蘭公學校五年級）、莊水樹（宜蘭公學校六年級）、黃氏月容（住吉公學校三年級）。

該期也刊載入選《臺灣教育》雜誌懸賞募集的御船武氏的童謠作品〈水牛〉；以及獲選文教局公學校唱遊用歌詞的竹田英親氏的作品〈猜拳〉，做為公學校一年級唱遊課本教材之用。

此外，該期也刊載同時入選的江肖梅本身創作的童謠〈嘉令〉（一種會說話的鳥），該童



謠作品同樣獲選為公學校一年級唱遊課本教材。該首童謠的詞曲皆為江尚梅本人。〈嘉令〉（カレン）原文如下：

一、カレンサンハ

カワイイナ
早起シタ私ニ
オハヨウト言ツテ
笑ツテル

二、カレンサンハ

オカシイナ
朝寢坊シタ弟ニ
オハヨウト言ツテ
スマシテル

日治時期30年代前期臺灣文學雜誌刊載創作或輯錄的童謠是常有的事。諸如《南音》秋生輯的童謠，《第一線》蔡培火的〈月娘光〉、文瀾的〈老公仔〉、君玉的〈阿不倒〉，《臺灣文藝》日高紅椿的〈馬廐〉、〈秋景〉童謠集，以及甫三的〈呆囡仔〉、Y生的〈拜月娘〉，《臺灣新文學》漂舟的〈海水浴〉、〈黑暗路〉等，上述四種文學雜誌都是臺灣文人所辦的雜誌。

至於日本文人所辦的兒童刊物也在30年代中期以後陸續出現。包括臺北兒童藝術聯盟的《童心》、臺北兒童藝術協會的《兒童街》等同人誌，以及色ヲ風社の《色ヲ風》、私ノ木社の《私ノ木》等童謠誌，都有刊載童謠作品。此外，野村志朗的《野葡萄》雖非童謠誌，但有刊載過臺灣公學校學童的童謠作品。

這些臺日作家顯然已經超越國族的差異性，他們的意識型態傾向於為兒童寫作童謠作品的一致性，就這個面向而言，他們的努力值得肯定。

◆ 戰後的江尚梅

戰後的江尚梅，從1945年11月到1963年7月退休，將近18年的歲月，他持續在教育行政單位服務。從兼任新竹商業實踐女學校國文科教員及新竹琢磨國文研究會講師，到從新竹縣政府督學退休，此期間，兩度參加受訓及講習。一次是參加臺灣省訓練團地方教育行政班受訓（1947），一次是前往臺北師範學院參加地方教育行政人員暑期講習（1954）。

公職生涯之外，江尚梅於1950年在《竹風日報》刊載〈臺灣民間故事〉，且自1954年10月起至次年4月，編著三集《臺灣民間故事》；同年11月起至1958年1月止，前後編著春夏秋冬4集《臺灣民間故事》，以及2集《世界民間故事》。這七集臺灣民間故事內容如下：第一集：故事、傳說等20篇。第二集：神話、故事等20篇。第三集：故事、傳說等22篇。春集：故事、傳說等20篇。夏集：故事、傳說等20篇。秋集：笑話、故事等20篇。冬集：笑話、傳說等18篇。

上述七集臺灣民間故事140篇，涵蓋故事、傳說、神話、笑話等臺灣流傳相當廣闊的俗文學資料，因其都為活生生的口碑，已故的俗文學泰斗婁子匡深深以為這套臺灣民間文學，不但成為俗文學家引為主要參考的作品，同時也給數以萬計的孩子們帶來課外心愛的讀物。他更進一步肯定江尚梅的臺灣民間文學作品是「研究工作者的好資料」、「欣賞者的好讀物」。

◆ 結語

從日治時期到中華民國時期，從戰前到戰後，江肖梅除了服務於《臺灣藝術》雜誌社數年之外，可以說都是在教育界服務，無論是教學或是教育行政。這份堅持，充分彰顯出這位來自風城的人文特色。側身於教育界和文化界的江肖梅，雖然與《臺灣藝術》結緣只有數載，卻是將《臺灣藝術》推向高峰的推手，也為自己的文學生涯再創新高。

深厚的漢學根底、洗鍊的日文造詣，讓江肖梅成為既擅日文寫作，又長漢文書寫，他不像日治時期的臺灣新文學作家，有些純以日文創作，有些純以漢文寫作。

江肖梅在住吉公學校服務時所創作的童謠〈加以〉（嘉令）入選為公學校唱遊課本一年級教材，這在當時公學校的臺籍教師是一種無上的殊榮，這也足以表示江肖梅在童謠創作上的傑出表現。

江肖梅在新竹第一公學校時的學生周伯陽，於1941年8月以作品〈篋麻〉入選臺灣總督府文教局「公學校國語教科書教材」。江、周兩人同是竹塹西門人，兩人的兒童文學作品同樣入選臺灣總督府文教局舉行的公學校課本教材，兩人由原來的師生關係變成後來的長官與部屬關係。這和當年的黃鳳姿與池田敏雄兩人，由原來的師生關係變成連理關係，都是臺灣作家在日治時期臺灣兒童文學發展史上的兩段佳話。

江肖梅的童謠〈加以〉，莊傳沛的十餘首童謠，以及張耀堂〈童話的今昔〉、〈新興兒童文學——童話的價值探究〉的童話論述等都是以日文發表，而且完全是以兒童文學的文體如童謠、童話為主，這是他們與新文學作家幾乎完全以漢文寫作最大的不同之處。這也證明日治時期的臺灣兒童文學，無論是以日文或是漢文寫作，絕對不是日本作家的獨角戲，其中也有臺灣作家的心血和努力在內。

參考書目

1. 江尚文（1959年1月）。質軒墨滴。臺北市：大華。
2. 王昶雄總編（1999年1月）。質軒墨滴：江尚文（肖梅）百齡紀念集。新竹市：江惟仁等。
3. 吳聲焱（2001年11月）。周伯陽與兒童文學。新竹市：新竹市政府。ISBN 9570295937。
4. 邱各容（2007年6月）。日治時期臺灣兒童文學發展研究。碩士論文，國立臺東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臺東市。